




演講人／聯合報總編輯 羅國俊
文字整理／曾慶方
聽打／吳宜芳

二〇一〇年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期間，大會有幸請到臺灣優質媒體《聯合報》總編輯羅國俊先生，擔任「醫療與媒體」課程之講師。羅總編輯以媒體與醫療都是「只有一天的成功，沒有成功的一天」的特質類比；並以發布「好心聞」，在社會種下良善種子，為優質媒體人之使命，語帶幽默侃侃而談，引導來自二十三個國家地區三百多位學員，從社會福祉考量，自我省思醫療從業人員之社會責任，收穫滿滿。感恩大林慈院簡守信院長擔任引言人，為此堂課佳言註解。全文謹以上、下輯分次刊登，與諸位讀者分享。

醫療與媒體

〈上輯〉

新聞心行業，為眾謀福祉



非常非常感謝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的安排，讓我能跟來自全球的大醫王、白衣大士與師兄、師姊分享。雖然因為凡那比颱風而更改日期，但是今天所搭乘的火車一出隧道，就看見太平洋，大海遼闊，讓心胸也為之開闊了起來。花蓮不但是個好地方，又有這麼多熱心奉獻公益的好朋友在這邊，能來到這兒，真的是非常高興，也非常感謝。

有關「醫療與傳播——Medicine and Media」這個議題，其實過去的我，很少想過醫療工作和傳播工作的中間有何不同，上次日生兄(何日生)交代我的作業後，我就開始想這個問題，越想關聯性愈多。

首先，我就先想到，醫療和媒體很相似。新聞界的老前輩告訴我的一句話，好像兩者同樣適用：「新聞界這個行業，只有一天的成功，沒有成功的一天！」為什麼呢？因為新聞工作每天都在競爭，舉例來說，記者今天如果跑了一個獨家新聞，就會覺得很光彩，也覺得今天好像做了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；但是，第二天，又全部歸零，就如同「賽跑」得全部從頭開始跑，因為不管今天內容多精采，報紙內容明天又得從頭來，這就是為什麼媒體工作「只有一天的成功，沒有成功的一天！」

醫療專業好像也是如此，「只有一天的成功，沒有成功的一天！」就像一位醫生費盡千辛萬苦，用了很多智慧能力，終於把一位罹患了重症的病人救了回來，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；但醫生卻很難有成功的一天，因為每天有不同的病人與病症挑戰醫療極限。

想想，醫療與媒體這兩個行業真的很相像，我們都想追求成功的一天，但似乎真的沒有這麼一天。也許聽起來感覺有點沮喪，但換個角度想想，人生的追求不就是如此嗎？人生最重要的，往往是在你我奮鬥的過程。有一次去英國，看到一個手機廣告，裡面有一句臺詞，我一直記在心裡：「創新是一個過程，而不是目標！」(Innovation is a journey, not a destination.)。追求創新，是不斷不斷再追求，沒有成功的一天，只有一天一天的成功。

第二個相類似。我常勸勵報社同事，從事媒體行業，賺的錢要分成兩個口袋來裝，第一個口袋就是我們身上的口袋，我們靠辛苦的新資所得養家活口，希望能維持不錯的生活品質；第二個口袋的錢要裝在




哪裡呢？就是要回歸到社會，我們要把錢存在「社會大銀行」，每個人都有一本無形的存摺存在社會上，上頭看到的數字並不是在我們的口袋裡，而是存在於社會中。媒體行業屬於商業運作的機制，因此我們不能完全背離商業運作的模式，譬如需要獲利、追求最大的利潤、降低成本，這是一個民營企業必須做的事。除此之外，媒體也要想到，我們所產出的許多價值，是來自於媒體對公眾的服務，媒體為公眾追求福祉，也就是所謂的 General Welfare。

所以說媒體工作者有兩個口袋，放入第一個口袋的錢可說是微不足道，真正在社會上創造出來的財富，可能是大到我們無法想像的，甚至也不能掌握捉摸的。例如一篇好的報導，往往在社會人心裡激盪思索，一件好事就像是一棵種苗，種在我們心底，也許不是一天、兩天就感覺得到，但是，經過很長時間的醞釀，當某一天碰到類似情境時，突然靈光一閃，追想到幾十年種下的這一棵種苗，蹦出一個念頭：「我為什麼不這樣做？」比爾蓋茲和股神巴菲特，他們在全世界倡導把身後的財產都捐出來，不但在美國徵求大家參與行動，也到中國大陸召集富有的人參加。有人響應，表示願意「裸捐」，就是將身後所有的



■ 羅國俊總編輯（右一）與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（中）、大林慈院簡守信院長（左一）交換身為醫師與媒體人為眾人謀福祉的心得。攝影／陳永和





財產全部捐出來；但有些人寧可不參加活動。在臺灣，若是聯合報今天鼓勵一個好的觀念，種在人們的心中，也許要等十年、二十年發酵成長，才會看見「社會財產」的產生。

媒體業要看的是兩個口袋，醫療業也同樣如此。醫事人員一方面經過努力與時間智慧的奉獻，賺取應有的所得；同樣的，對於社會的服務，尤其加上慈濟人對社會的服務，這個社會的口袋，或是說所營造的社會資產是大到我們無法想像的。慈濟做過許多有意義的事情，已經遠遠超過臺灣這個寶島的範疇。現在想想，在座來自二十三個國家地區的慈濟人醫會成員，代表慈濟在這麼多的地方付出了這麼多善的、正向的力量，這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多麼大的貢獻！所以我說，社會財產這個口袋裡的財富，簡直是大到我們無法想像。

最近跟大林慈濟醫院簡守信院長談到，慈濟基金會獲准在大陸掛牌運作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有一次去上海我遇到一些政府官員，我就問，「你們怎麼會同意慈濟來這掛牌？」他們表示，因為很多人都到花蓮來看過慈濟，看完之後很感動。人心其實是一樣的不分黨派地域，對於善的無私奉獻，一定會有所感受，看到慈濟人不求回報的付出，讓他們印象太深刻了！這是臺灣的驕傲，這麼小的一個島嶼，可以發揮這麼大的能量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有善的力量，我們的社會有一個很大的存摺，那就是我們大家的奉獻。


身為媒體工作者，要想辦法多報導一些社會裡大家做的好事情！我們聯合報稱作——好「心」聞。關於這個「心」字，最初的時候，其實我們是用新舊的「新」，但我建議改用「心」字。同事問我：「為什麼不用新舊的『新』呢？」我說，首先「好新聞」在傳播界有不同的定義，有些人對於好新聞，往往定義為是有收視率，例如「補教人生」這類像連續劇一樣每天都在播的新聞，這種八卦新聞往往是訴諸於偷窺他人的劣根性。不可否認，這是人性，但因為有些人將此定義為好新聞，所以我不想用新舊的「新」，社會需要的新聞是要能感動、打動人心，要讓人覺得，這樣的事情別人可以做到，我也可以做到！這位讀者今天做不到，但焉知這棵種苗在二十年之後，不會開始在心裡茁壯？



■ 來自二十三個地區與國家的人醫會成員，專心聆聽聯合報羅國俊總編輯演講醫療與媒體的關係。攝影／莊明傑

最近有一位榮民老伯伯把所有的財產捐出來，拿去照顧貧苦的小朋友，老伯伯跟五位受惠的小朋友從未謀面，卻無私地把錢捐出來。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、可以感動社會的故事，所以把這則「好心聞」放在頭版。還有，在臺南有一間非常出名的丹比喜餅，但金融海嘯後，店倒掉了，老闆在倒店時，非常非常照顧和關心員工在倒店後的生活，他堅持：「我倒了沒關係，但我的員工生活絕對不能受到影響！」於是他自己跑去勞工局跟相關政府單位協商，是否能協調一個方法讓他的勞工得到最完整的保障，「至少我倒了的時候，對我的員工要有個照顧。」結果因為老闆對員工的很照顧，員工感念在心，他們不願公司就這樣垮掉：「因為我們在這裡奉獻了青春歲月！」所有員工集資，一人認一股，又把丹比喜餅重新成立起來，並把老闆請回來做顧問。





各位，這樣的勞資關係多麼感人美好呀。在我們社會裡面，好像老闆跟員工一定要對立，勞資一定要衝突，但「勞資衝突」是源自於西方的觀念，西方有工會，工會要與老闆對抗；在日本則有「秋鬥」，用來談判薪資與勞動條件。但在我們的社會裡，勞資其實是可以不用對立衝突的，我們可以用一個和諧美好的方式，一起來創造、或說是「雙贏」、或許是互相在心裡面感念對方。丹比喜餅這個故事的結局，是因為員工很感念老闆，店都要關了、要倒了，還想到我們員工的出路，所以員工集資把店救了起來，然後把老闆請回來，成就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故事。

清華大學邀請山地部落小朋友當「一日清華人」，小朋友到清華大學說：「你們講話可以講慢一點嗎？不能走慢一點嗎？你們這些大人緊張的話可以唱一首歌呀！」部落的小朋友對生活的態度，對現在社會來講是一個非常珍貴的特質，講求慢活，為什麼腳步要那麼匆匆，吃飯沒有很安寧的心，吃飯要看電視書報，無法用寧靜的心情好好享受，慢食慢活。

還有一個故事，也很溫馨。一位賣飯糰的老闆，有一個忠實顧客，這位老先生每天都來買一個飯糰，久了變成「飯糰情緣」；後來突然有好幾天，老客人都沒有出現，這位老闆開始擔心了，跑到附近每家醫院去找，果然是老先生病了，賣飯糰的老闆就經常到醫院去探望他。

相信在醫療界服務的各位腦海中，一定也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故事，歡迎提供給我們的記者去報導，這些感人的、有愛心的故事，能夠鼓勵社會上的人們，彼此珍惜、互相疼惜，這樣一來，就不會有這麼多的負面報導，而且負面報導往往用的詞和語句都很辛辣，讓人看得浮躁不安。其實社會上有很多珍貴的特質，沒有彰顯出來，所以我們在醫療界服務奉獻的朋友，你們看到這種例子，應該主動提出來讓我們的記者報導，當我們發現這個社會上有這麼多好人好事，讓負面報導的比例降低，正面報導的比例上升，社會將會愈來愈美好。（下期待續）🌱